

委婉语的语境分析及建构

孙晓凌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委婉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委婉语的理解和使用直接受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从语境的选择、建构等角度,着重分析语境在委婉语的信息传递和解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探讨了委婉语及其语境互为建构的关系,指出动态地理解委婉语,并在交际过程中利用共有知识建构相关语境才能实现理想的交际目的。

关键词 委婉语 语境 语境建构 动态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6)02-0063-03

语言的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其复杂性表现在语言交际受制于交际场合和社会文化因素,也表现在说话人的话语组织依赖听话人在特定交际环境中的语境假设能力及推理能力。作为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形式,委婉语的理解和使用直接受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一般而言,传统的规约化委婉语即使不需要特定的语境支持,也与语境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特殊关系。而临时建构的非规约化的委婉语则必须借助交际双方共处的客观具体的环境,即语境,才能做出准确有效的判断和理解。William L. Hanks 指出:“意义源于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囿于语言本身。”^[1]对此,我们可以认为委婉语体现了一种言语现象,词和句子本身并不是委婉语,只有在言语使用中,结合交际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场景、参与者、话题、面部表情等可感知的具体直接的物理因素才能将其有效地纳入委婉语的理解范畴。同时,由于委婉语在语言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间造成心理疏离效应,力图用温和、含糊、间接的说法替代生硬、直率乃至粗俗的表达方式,这使得它受制于社会文化域,而社会文化域是一个变幻不定的动态结构,为委婉语的选择和使用提供相应的动态使用环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动态地分析委婉语在信息传递及解读过程中与语境间的关系。

一、语境制约委婉语的选择

委婉语的核心在于促进交际的成功,委婉语的选择是交际参与者根据交际目的,交际语境思考后所做出的合适、得体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交际能力的

体现。对此,Lyons 认为一个说话人要能够正确判别话语的合适性,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是语境的具体体现^[2]。Lyons 用知识来解释语境,是以说明话语以合适性为主要目的,强调语境的制约作用。何兆熊在对语言要素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指出语用语境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而后者又囊括了背景知识(百科全书式知识、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及会话规则)、情景知识(交际的时间、地点、主题、正式程度和交际参与者间的关系)以及相互知识^[3]。由于受文化传统道德规范及礼貌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的选择和使用往往建立在上述的语境知识预测的基础上,利用距离原则、动听原则和模糊原则来扩大所指和能指间的距离,选用含义模糊、弹性或柔性的话语,从而避免直接犯忌,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以《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王熙凤对她的一番赞美之词为例:

这熙凤携了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4]

这段话中不仅有明显的规约化委婉语“去世”,还有临时构建的非规约化委婉语,这种动态生成的委婉语是语境制约的产物,其委婉性不是依赖单纯的语言知识,而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外知识。从广义委婉语的角度分析,上述一番话首先受制于呈显性的情景知识语境因素,王熙凤根据特定的交际时

间、地点场景 黛玉新近丧母,初进贾府寒暄之际 交际对象 至尊的贾母和孤苦的黛玉 体距 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等可感知因素,一句“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含蓄地传递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明里赞美黛玉的气度不凡,实则暗示这通身的气派乃贾母所赐。紧接着,话锋一转“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显然,与奉承贾母相比,安抚黛玉还是其次。显性语境对该委婉语的选择起作用的同时,还有隐性语境的运作,即交际参与者的文化背景、伦理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宗教信仰、所处社会地位等精神因素。上述例子尤为明显。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孙女”是直系嫡亲,其血缘亲密程度要远甚于“外孙女”。同时,结合贾母至高无上的家族地位,不难发现,王熙凤强调“孙女”的用意 奉承贾母,赞美贾氏血统的高贵不凡。显然,王熙凤不仅能说,而且会说 她伶牙俐齿,拥有高超的语言本领。更为重要的是,她能够纯熟自如地运用语言外知识。

可见交际中语言的表达形式与意思之间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词语和句子的字面意义通常可以从他们的外延意义获得,但内涵意义必须通过语境才能获得,所以说委婉语的生成和划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换言之,离开场合和对象就难以判断该语言形式是否是委婉语。而脱离交际目的、文化心理、价值观等因素就无法判断委婉的动机和程度,无法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二、语境制约委婉语的理解

1. 语境与委婉语间接性理解

Searle 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凡词或句子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不相一致,便是间接言语行为^[5]。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看,委婉语充分体现了间接和含蓄的特点,其本质上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体现说话者的交际策略和交际意图,具有以言行事的力量”^[6]。此时交际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受话人的悟性,即信息接受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听出言外之意,领悟其中的表情意义。这种间接性也反映出一些表达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具有委婉功能,这时委婉语对语境的依赖则体现在语境对话语的解释作用。

委婉语的表达内容一般是人们害怕、禁忌、敏感的现象和话题,这一特点决定了某些非规约化的委婉语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表达形式的含蓄来制造一种心理距离,以便使人们通过联想式推断来确定语言代码的真实所指,从而避免直接传递带来的尴尬。

而这种联想和推理必然是建立在相关的语境基础上的,否则就会造成交际双方对交际意图和目的理解的偏差。请看 Mary 和 Henry 这对夫妻休息前的交际片段:

Mary : I 'm going to bed now. Don 't forget to do your little jobs .

After a little while they heard a gate banging down-stairs .

Mary : Henry , I 'm afraid you 've forgotten to shut the garden gate .

借助语境的解释作用,我们知道 Mary 的真实意图不是简单的陈述事实,而是委婉的传递请求。此时, Henry 不能简以“ Yes, I forgot it. ”来做答,而应以行为实施做出适当的回应。从这一点上讲,语境本身也是一种间接行为,它要求交际者在特定的场合下明确自己的角色身份,根据需要进入即时语境实施各自的行为,使话语的理解纳入言语情景的合理性范畴。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中,委婉语的理解不仅仅只是说什么或想什么,而是积极地参与和共创,从而准确地把握交际意图。

2. 语境与委婉语模糊性理解

利用模糊对象的方法产生委婉语是言语交际中常用手段之一。人们往往故意换用概念外延过大且有多种意义的模糊性词语,通过制造含义的不确定性来弱化矛盾,左右逢源。此时,委婉语语义表现出很大的非确定性,但其隐含意义却有明确的指向。那么,听话人仍需借助相关的语境认知经验进行排除、补充、联想和推理来实现准确地理解。例如,2005 年 3 月下旬,美国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泰丽案。对于是否拔去植物人泰丽夏沃(Terri Schiavo)营养管一事,举国论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民主政治游戏有策略、有风险、也有“擦边球”。由于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制度限定总统的干预,虽然布什总统在整个事件中,明确不支持拔管,但为了避免与民众的冲突,他的这种“擦边球”也体现在语言表达中。布什总统在签署联邦法案后发表的简短讲话时说:“It is wise to always err on the side of life.”(我们偏向生命一边总是明智的)显然,布什在故意模糊公众的理解。因为 err 是口语里不常用的词,有双重含义,一是指犯了一个错误,二是指打破常规。这句话运用歧义给人以模糊的错觉,言下之意是 如果我们出格了(亦或是犯了错?),那么也最好是出于保护生命的一边。表面上看,这一说法有碍意图的明确表达,但实际上对圈内人而言是在委婉的传递信息。当然,这一信息的明晰是赖以特殊的语境去理解布什所传递的道德理念和政治游戏规则。可见,在许多

情况下,表达方式的差异反映了一种交际策略,表达者根据不同的场合、对象和预期效果而使用特定的话语形式,而受话者在解读时却要随‘主旨情景而变’^[7],根据话题和语境去理解。

三、委婉语的语境建构

虽然语境的客观存在性对委婉语起着释义和制约的功能,然而由于交际主体的能动性使得委婉语的语境不仅要适应交流的需要,同时还要随交流的发展,双方表情达意的需要而不断变化。也就是说,委婉语与其所处语境处于互为建构的动态关系。维索尔伦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语境适应论,指出使用语言不仅是语言成分和语境因素相互适应的双向、动态过程,而且也是语言使用者策略性的选择过程^[8]。交际双方在各自的社会心理机制作用下选择相应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能动地改变或创造语境,使之向有利于交际交流目的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以交际双方为中心的语境关系框架中,强调语言使用者在语境中的核心地位及交际参与者的认知机制在语言交往过程不断相互作用,影响交际者对语境各变量的认知及语言方式的表达^[9]。

首先是交际语境的隐性建构,交际者的性格、信念、意图和认知情感因素共同作用建构交际需要的委婉语境。例如《儒林外史》第五回中赵妾与王氏的一段有关生死的谈话,便是受制于不同的心理状态,营造出的适应性语境。

……生儿子的妾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他病势不好,夜晚时,抱了孩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哭了几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是替得的?”赵氏道:“我死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着孩子一命。”^[10]

此处有婉称,有直指,适应不同的语境需要,体现语言使用者的不同认知心态。赵妾卑微的地位使她谈到自己时直接用了“死”、“死数”等词。而对菩萨的虔诚,对大娘的敬重的心态作用下,选用了“带了去”、“长短”、“替了去”等委婉语,还有对孩子前途的担忧,对命运不可预知的恐惧,使她继续采用了相关委婉语。该例充分体现了认知因素的纽带功能,它连接了某一言语社团的语言惯例及其所允许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社交场景。

其次,由于委婉语的表达内容一般是言语交际中的禁忌事物、敏感话题,缺乏明确的指向性,从而决定交际者必须策略地创造和改变语境。显然,语

言使用者是语境的关键所在。不仅维索尔伦在《语用学新解》中强调语言使用者的核心地位,Mey 也明确指出“脱离了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不断相互影响和作用来谈语境是没有意义的。”^[11]正是交际的动态发展为我们提供理解话语的线索。请看如下对话,Mrs. Trott 到警察局去求助,寻找丢失的小狗^[12]。

Mrs. Trott : I've lost my Harold. I think he's left me. (提供 Harold 丢了的信息,建立语境)

Policeman : And had there been any quarrel? Any argument Anything which would account for his leaving? (警察以原有语境为基础,有意识地考虑措辞,调整话语风格)

Mrs. Trott : Well, he had been a very naughty boy so I bit him with a stick...

(Mrs. Trott 复述当时情景。在这一陈述语境中,想当然的理解,Harold 是个调皮的小男孩)

... ..

Mrs. Trott : Yes I take him out to do his ... er ... to do his job. (按照自己的思路,适应语境,使用委婉语)

Policeman : Sorry, Madam? (警察发现理解有困难,适时加以调整,通过语音手段临时构建了一个非规约化的委婉语形式)

Mrs. Trott : His job, you know. (模糊笼统,委婉表达,再次强调该语境,帮助警察理解)

Police : Oh, Ah, Er...yes, Er...How old is Harold? (选择新的语境)

... ..

Mrs. Trott : A boy? A little boy? Good heavens. No ! It's my Harold, my little Harold.

Policeman : (sighs) Dog or cat, madam? (再度调整,适应新语境)

Mrs. Trott : Dog, of course. You couldn't call a cat Harold, could you?

在上述对话中,出于对小狗的宠爱,Mrs. Trott 始终站在自己的角度采取回避策略,避免直呼 dog,而称 Harold。无疑,这种婉指为受话者——警察带来信息理解的困难,不得不不断地考虑措辞,调整话语风格,有意识地改变和建构有利于交际顺利进行的新语境。此外,为减轻话语刺激程度,Mrs. Trott 还用了委婉语“to do his job”。这一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情景的制约,开始并未被受话者所理解。但受话者仍适时调整语境,从而恰当地理解了话语的现实交际意义和行为的功效性。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委婉语的使用不仅体现了语言成分和语境因素的相互适应,(下转第 69 页)

会道德规范的高度 礼貌的标准不是互不侵犯个人权利和彼此利益的合理调整,而是突出情感的交流和人情的体现。情感的交流不是用量的均衡可以计算的,而是以克己待人和贬己尊人为尺度的,强调的是感情的真诚,反对表里不一的态度。

西方礼貌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回避不和,而不是寻求一致^[1]¹⁴³。即要求的是减少而不是真正避免自己和其他人观点的不一致;是减少而不是真正避免自己和他人在感情上的对立。回避不和还要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前提。西方人由于把礼貌看成是一种策略,强调的是外在的表现,而不是内在的真情,他们可以用对别人并不礼貌却又貌似礼貌的方法——反语,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的明显不真诚的语言表现出礼貌的态度。汉文化礼貌强调的是出自内心的感受,“诚于中而形于外”。汉文化更偏重积极的礼貌,目的在于主动寻求和谐一致,主张“和为贵”。

Wolfson 曾说过:“在与外国人接触中,讲本国语的人一般能容忍语音或句法错误。相反,违反讲话规则常常被认为没有礼貌,因为本族人不大认识到社

会语言学的相对性。”^[7]进行跨文化交际要认真了解文化差异,重视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意识到不同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习惯。在交际时,尽量克服言谈规约中的文化差异,缩小差距,达成一致。

参考文献：

[1]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 Longman, 1983.
[2]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M].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3] 贾德江. 英汉语对比研究与翻译 [M]. 长沙 :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 130.
[4] 何自然. 语用学概论 [M].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5]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oliteness [M]. London : Longman, 1983.
[6] 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 [M]. 北京 :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94.
[7] WOLFSON N. Rules of speaking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M]. London : Longman, 1983 : 62.

(上接第 65 页)同时也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策略性的选择。委婉语源于交际的需要,而使用委婉语进行交际的过程正是其语境的不断建构过程。

四、结 语

广义上讲,语境是个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委婉语的本质特征是 ①代为生成基础 ;②表里两层意义,表为虚,里为实 ;③话语委婉温和以满足说话者减轻话语刺激程度或掩饰某种语言行为动机的心理需要^[13]。这一特征决定了委婉语必须由交际参与者根据语境,交际目的进行思考后选择,即受情景的制约。同时,委婉语的产生也构成相应的语境,这种动态的语境模式为下一个行为的准确理解奠定了基础。把委婉语置于动态的语境中去理解,才能实现其存在的价值。此外,动态地理解委婉语并在交际过程中积极利用共有知识建构语境才能实现理想的交际目的。

参考文献：

[1] WILLIAM F H. Language form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66.
[2] LYONS J. Semantics [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574.
[3]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M].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19-23.
[4]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 [M]. 长沙 : 岳麓书社, 1987 : 19.
[5] SEARLE J.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 CUP, 1969 : 20.
[6] 彭文钊. 委婉语——社会文化域的语言映射 [J]. 外国语, 1999 (1) : 36.
[7]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 [M].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137.
[8]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76.
[9] 谭晓晨. 语境的动态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6) : 50.
[10] 吴敬梓. 儒林外史 [M]. 济南 : 齐鲁书社, 1994 : 31.
[11] JACOB L M. Pragmatics :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 Inc, 2001 : 9.
[12] 何其莘, 王敏, 金利民, 等. 英语初级听力 [M].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 434.
[13] 徐莉娜. 跨文化交际中的委婉语解读策略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9) : 6.